

世界中世史

第二分册

張云鶴 編著

沈陽師範學院
世界古代史中世史教研室出版

世界中世史

第二分册

1956—57學年度歷史系本科二年級用

張云鶴 編著

沈陽師範學院
世界古代史中世史教研室出版

目 錄

第二編 中世紀中期（11—15世紀）

中世紀中期歷史的基本特征

第十一章	十一至十五世紀西歐的經濟發展	（ 1 ）
第十二章	十字軍東征	（ 25 ）
第一节	十字軍東征的开端	（ 25 ）
第二节	十字軍的繼續遠征及其後果	（ 38 ）
第十三章	蒙古帝國的崛起和西侵	（ 50 ）
第十四章	歐洲封建君主統一國家的形成	（ 67 ）
第一节	十一至十四世紀的法國和英國	（ 68 ）
第二节	百年戰爭和農民起義	（ 87 ）
第三节	百年戰爭後的法蘭西和英吉利	（ 108 ）
第四节	十一至十五世紀的西班牙和葡萄牙	（ 118 ）
第五节	十二至十五世紀的俄羅斯	（ 129 ）
第十五章	十二至十五世紀的德意志、意大利和教廷	（ 139 ）
第一节	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統治	（ 140 ）
第二节	十二至十五世紀的德國	（ 148 ）
第三节	十三至十五世紀的意大利和教廷	（ 159 ）
第十六章	十一至十五世紀的斯堪的納維亞諸國	（ 172 ）
第一节	丹麥	（ 172 ）
第二节	瑞典和挪威	（ 174 ）
第十七章	十一至十五世紀的捷克和波兰	（ 176 ）

第一节	十二至十五世紀的捷克和胡斯戰爭	(176)
第二节	十一至十五世紀的波兰	(188)
第十八章	十一至十五世紀的匈牙利和羅馬尼亞	(193)
第一节	十一至十五世紀的匈牙利	(193)
第二节	十一至十五世紀的羅馬尼亞	(198)
第十九章	十二至十五世紀的東南歐和土耳其	(202)
第一节	十三至十五世紀的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	(203)
第二节	奧斯曼土耳其的興起和拜占廷的滅亡	(207)
第二十章	十三至十五世紀的中央亞細亞和印度	(216)
第一节	帖木兒帝國的興起及其分裂	(217)
第二节	十三至十五世紀的印度	(222)
第二十一章	中世紀中期的東亞和東南亞	(228)
第一节	朝鮮和日本	(228)
第二节	中印半島	(233)
第三节	南洋群島	(238)
第二十二章	中世紀中期西歐基督教對文化的壟斷和早	
期文藝復興	(242)	
第一节	基督教對文化的壟斷	(243)
第二节	意大利的早期文藝復興	(250)
中世紀中期簡短的結論	(255)	

第二編 中世紀中期（11—15世紀）

中世紀中期歷史的基本特征

十一至十五世紀，正當我國經歷了契丹、女真、蒙古等各族的殘暴統治進入明帝國的時期，西歐的經濟文化在比較有利的條件下發展起來了。中世紀中期是發展中的封建主義時期。封建的世襲莊園之普遍發展與生產力的一般成長，引起了手工業和農業的分離。在手工業發展和它從農業中分離出來的基礎上出現了歐洲中世紀的城市。農民反封建的鬥爭在這個時期之末因剝削的加強而達到最高峯，這表現在若干規模巨大的農民起義上。階級鬥爭由於城市反對大領主的鬥爭和城市內部的鬥爭而更加複雜。國內市場的擴大和階級鬥爭的尖銳化與複雜化，引起歐洲多數國家封建君主制度的加強。中世紀中期之末，西歐出現了文藝復興的文化，民族形成的前提在若干國家都正在成熟中。

第十一章 十一至十五世紀西歐的經濟發展

在西歐的歷史上十一世紀是一個轉變的世紀。在這一百年間，歐洲多數國家的封建關係徹底地形成了，甚至在那些封建化過程發展較慢的國家如英國、德國、北歐和西斯拉夫諸國，也獲得巨大的發展。但在十一世紀封建歐洲的發展上開始了另一個重要的過程。這就是作為手工業和商業中心的城市的出現。

十二至十三世紀，蒙古人的兵鋒由於受到俄羅斯和東歐各國人民的反抗，未能深入西歐，西歐內部經濟的發展又受到十字軍東征的影響，因此西歐的城市便呈現着繁榮的現象。城市經濟和城市階

級鬥爭的发展，以及城市的发展对封建农村的影响，便是本章的主要內容。

中世紀初期的手工業和交換

中世紀初期經濟上突出的特點是自然經濟佔統治地位。手工業還沒有從農業中分離出來。手工業者和農民往往是同一个人。農民不僅從事農業勞動，而且從事家庭手工勞動，主要是把他們自己生產的原料加工，如紡紗、織布、做鞋和製造農具等。農民要給封建主服勞役或交代役租。封建主及其家庭的需要以及為數眾多的僕役的需要，當時都是靠在領主土地上生產的和交代役租的農民繳納的產品來滿足的。從九世紀起巴黎附近的聖·澤門修道院的文獻曾提到農民必須向寺院交納農產品、紡織品及其他手工艺品。當時也有專門從事手工業的農奴工匠；例如查理大帝的“關於地產的法令”里所提到的鐵匠、金飾匠、制草匠、毛布匠、肥皂匠、木匠、爐匠等等。還有一種農村手工業者，在從事農業的同時兼營固定形式的手工業象鐵匠陶工等等。但這些人是不多的。他們仍被固定在莊園內，他們的產品完全是为了領主，而不是供應市場的商品。此外，在城市固定的手工業者出現以前，流動的手工業者長時期地成為西歐手工業的過渡形態，他們（木匠、泥水匠、鞋匠、裁縫等）從甲地到乙地，替地主和一部份農民工作。他們通常將別人的原料制為成品來換取生活資料或一部份生產資料。貨幣在這種場合几乎完全沒有地位。但這種流動的手工業者往往本身就是農民，當收穫的時期他們便回到家乡和自己的家人一起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這些流動的手工業者也常有許多來自意大利或近東諸國的人。

中世紀初期，交換（貿易）是很不發達的。領主和一部份農民也常把滿足他們需要以後所剩下的生產品拿到附近的市場出售。查

理大帝的“关于地产的法令”和当时其他文献里常常提到市場。中世紀初期在教会和寺院的附近已經存在了傳統的民間市場，但在这些市場上，当地的商販並不多（起初本地沒有專作買賣的商人），主要是外來的商人，如倫巴德人、猶太人、敘利亞人、阿拉伯人、拜占庭人等。这些外地的商人也常到封建城堡和莊園里作客，把東方的奢侈品和武器等手工業品賣給領主。这种交換並沒有損害自然經濟的實質，莊園和山村按其經濟目的和任務而言，基本上还是自然經濟。

手工業和

農業 分離

隨着生產力的增長——手工業本身技術的發展，農業技術的複雜和提高及其收穫量的增多和人口的增加，手工業逐漸從農業中分離出來，成為特殊的專門職業。手工業者開始把自己的時間完全獻給手工業，與鄉村完全斷絕關係。他們遷移到一個最能保障生產條件（如原料的具備、銷路的可能性、生活的安全和便利的交通等）的固定的地點。十一至十五世紀，在分離為獨立職業的各種手工業中，以製鐵業和紡呢業為最重要。鐵制工具在農業和軍事方面的應用很廣。呢絨衣物排擠了不大方便也比較貴的毛皮衣物和不適合於寒冷季節的綢制衣物。養羊業本身的发展，證明了農業中生產力的增長，並且是羊毛工業發展的必要基礎。早期的冶金工業區域之一是德國沿萊茵河與多瑙河上游一帶。毛織工業最早發源地是佛蘭德爾、佛里斯蘭和北部意大利。這些職業都需要專門的訓練與熟練的技術。他們生產的目的在於通過市場為消費者服務（雖然起初並不排斥個人訂貨的工作機會）。於是手工業者便成為小商品生產者。最後他們與鄉村脫離關係而完全變成城市的手工業者。

在手工業發展及其從農業中分離出來的基礎上發生了歐洲中世紀的城市。十一世紀以前，歐洲也沒有過城市，中世紀大量的城市是從羅馬時期繼承下來的。在意大利、法國、英國、德國的西部和南部曾經有過許多這樣的城市：意大利的羅馬、佛羅倫薩、米蘭；法國的巴黎、里昂、馬賽；英國的倫敦；德國的阿亨、特里爾、科倫、美因斯、奧格斯堡以及其他等等。然而就社會經濟意義上說，這些城市在中世紀初期並不是手工業生產和貿易的中心，而是封建領主的駐地或要塞。當時這些城市的居民如果不服務於領主作為他們的侍從或隨員，則一般是如同農民一樣地從事農業（城內居民不多）。只有隨着手工業的發展及其與農業的分離，才使這些舊的城市作為經濟中心而繁榮起來，並且普遍地產生了新的城市。

從九世紀起，歐洲才開始出現了工商業中心的城市。九世紀時，基輔已經是一個大商業城市，後來就和君士坦丁堡相匹敵；諾伏格羅德和俄羅斯其他城市也興起了。當西歐還處在半開化狀態的時候，那些文化水平低下的東方諾曼人却稱羅斯為“加爾達里卡”，意即“城市的國家”。西歐國家中最早有城市的是意大利。九世紀時，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熱內亞由於貿易而逐漸繁榮起來。從十一世紀，新的城市才在西歐普遍出現。

新的城市產生在各式各樣的地方：（1）在封建領主城堡的周圍（許多城市名稱的語尾用“堡”字順便就可以說明這一點，這樣的名稱在現代西歐城市中還經常碰到——漢堡就是中世紀新產生的城市之一），（2）在寺院的周圍（這樣的城名通常以“聖”字开头，即神聖的意思，例如巴黎附近的聖·澤門，倫敦附近的聖·亞爾班等），（3）有時在河川渡口附近交通方便的地方（英國的牛

津、德國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和奧得河上的法兰克福等等）。

作为它附近区域經濟中心的城市的意义与日俱增。城市的手工业者将自己的工业品供給农民，这些农民是定期到城市的市場上來的。城市購買乡村的农产品，因此城乡之間的劳动分工逐渐具有較固定的性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早期共同的作品“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國內之分工最初是工業与商業之离开农業，因而是城市与乡村之分，以及此二者間利害关系之对立。”在奴隶佔有制时代就已产生的城市脱离乡村的形象，現在在西欧又重新开始。这种現象在当时是必然的，並且也是進步的。作为手工业和商業中心的城市把乡村捲到流通圈里，因而保証了乡村閉塞性的終結。現在社会生产力和奴隶佔有制时代比較已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从十一世紀起，欧洲的城市迅速地增長。随着工商業的发展，無論从旧城市的面積扩展來看（羅馬时期的科倫，其城堡內的面積仅有約 239 畝，1180年扩展了 3 倍，且延伸到萊茵河岸），或从所有城市的数量來看，都远非羅馬时期可比。最重要的当然是城市內部的手工业和商業有了很大的发展，才使城市的面貌改觀。

封建制比奴隶佔有制的進歩性，主要归結于下述一点：即奴隶佔有制为封建制所代替，便在欧洲创造了社会經濟文化進一步发展的条件。因而我們必須从生产力的发展來看，从封建制发展的前途來看。以下我們便要研究中世紀城市工商業的发展以及隨之而來的階級斗争的发展变化。

手工业者的
行会和商会

城市最初是手工业者集居地。起初欧洲城市里的商人都是外來人。这些人大部份是外國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猶太人、叙利亚人等。他們运來供領主消費的稀有的商品，如貴重的武器、首飾、香料、化粧品

等。商人們也从各地运來手工業者所需的銅、鐵、錫、大馬士革的鋼等。这些商品运到西欧售价很貴，因此市民中較有進取精神的就將本地产品运到远方出售，然后把西欧需要的商品采購回來。这样，城市里就产生了本國的商人集團。但城市居民的基本群众是手工業者和其他劳动者。

城市所有同一行業的手工業者結成联盟。这样的联盟在西欧叫做“行会”（即“基尔特”）。有紡工、制革匠、泥水匠、麵包师等等行会。最初的行会組織还在十一世紀末和十二世紀初已見于史料（稍晚于商人基尔特）。行会的大量产生是在十二世紀下半期，十三世紀以至十四世紀初年。

手工業者的行会是“手工業之封建的組織”。它产生的原因可分三点說明：（1）为了反对封建主的剥削和压迫及其强盜式的抢劫，迫使手工業者有團結起來的必要；（2）在普遍于全國的封建自然經濟与农奴制度的条件下，交換有限，市場有限，本地和外方是隔离的，手工業者同时又是商人，因而同一行業的手工業者都需要公共的倉庫和交易場所，共同保护本行業的利益免受其他行業的損害；（3）逃入城市的农奴的竞争之加剧，使得手工業者費力所学到的手艺之保护成为必要。这些情况便迫使手工業者組成行会。^①沒有加入行会的便不能从事某种手艺。因此，当时乡村的农奴工匠們或具有某种手艺的农奴們，誰逃亡得早一些，誰便佔了便宜。农奴向城市的逃亡在整个中世紀是不断地存在着的。如果他們的劳动是需要学习的东西，換言之，他們具有某种手艺，则行会的师傅（又譯行东、匠师、店主、老板）要把他們隸属于自己（如吸收他們

① 郭沫若譯德意志意識形态，上海群益出版社，1950年版，100

頁，150—151頁。

作帮工等），假如他們的劳动是不需要学习的，那他們就成为城市的日工、杂工等無組織的流民。师傅們漸漸積累了一些小小的資本（如簡單的工具），人口虽然增加而他們的人数却因行会的限制而極少变动或沒有变动，于是城市里建立的等級制度（类似农村居民的等級制度）即帮工与学徒制度便发展起來了，手工業者的行会中有师傅、帮工和学徒三个等級：

（1）师傅：师傅是行会中的主要人物。他是生产資料——作坊、手工工具、原料的所有者，也是生产品的所有者。他主要是給一定的少数購買者做定貨，或是給本地市場生产。他的作坊里除了他自己的家庭成員外，还有兩個至三個工作人員，即帮工和学徒（五个是最最多的）。由于生产規模小，师傅自己也要參加生产劳动。在这个阶层緩慢分化以前，师傅虽从帮工和学徒的劳动中吸取了相当的收入，然而“財產在这兒主要地是存在于各个人之劳动”。^①換言之，行会的生产关系是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城市中的小私有制虽由于城市之获得自由而发展較早，但手工業行会的小商品生产仍然通过交換为封建主义服务，並且帶有浓厚的封建特色。行会制度的封建特点主要表現在它的等級制度和經濟政策上。学徒制度則是行会等級制的基础。

（2）学徒：学徒与帮工和他們的师傅一样都成为自由人，而且在行会发展的初期（大約从十一至十四世紀）有可能升为师傅，但他們却决不能离开师傅。学徒制度大体是以自然經濟为基础的。学徒住在师傅家里，由师傅供給衣食，只有少数的契約中提到学徒在若干年的学习期間內可得到一笔少量的貨幣。师傅之比帮工和学徒有着較高的地位，起初与其說是靠他握有生产資料，毋宁說是靠

^① 郭沫若譯德意志意识形态，上海群益出版社，1950年版，105頁。

他有高明的手艺。由于生产規模不大，作坊內部缺乏分工，就有也很少，因此手工業者制造一件生产物照例是从头到尾作到底的。

“有限的交通，仅少的各个城市間之連絡，人口之稀薄，以及相互間的慾望之有限，不容許再有更進一步的分工，因而每个工人，凡是想要成为老板的，对于其全部的手工都不能不事事当行。^①”这使得手工業者的个人手艺，掌握工具的熟練技巧，有了特別的意义。中世紀的工匠也特別关心自己的專業及其熟練程度。就个人手艺的意义來說，学徒制度便是一种实在的訓練。学徒的期限虽依地方的情形与学习的难易而各有不同，但因学徒的劳动对师傅的利益最大，因此規定得很長。倫敦各行業学徒的期限通常为 7 年（后来在十六世紀定為全國標準）。大陸上則一般为兩年至 6 年。巴黎的木匠为四年，刺繡匠为 8 年，玻璃匠与金匠为 10 年，念珠制作匠为 12 年。虽然如此，但行会在初期仍可称为技術經驗的保护者和特殊的生产学校。学徒和帮工給师傅做工，在初期也只是一种暂时状态。学徒在某一个师傅那里做过几年工以后，經過考試就可升为帮工。

(3) 帮工：学徒經過考試升为帮工以后，他必須以帮工的身份，在师傅的作坊里再工作几年（西欧通常为 3 年至 5 年）。在这个期間，他可以到其他城市去觀摩，設法吸取其他师傅的一些秘訣。因此帮工在西欧有許多称呼，如英語中叫“旅行者”，法語叫“同伴”、“侍者”、“見习”等等。如果他的手工技巧得到某个行会的認可，而他又積累了一些錢，就可以升为师傅。有时帮工也要提出所謂“傑作”交师傅們審查批准。这种办法在行会的初期並不流行。一般地說，从十一到十四世紀，每个学徒和帮工，都有在

^① 郭沫若譯德意志意識形态，上海群益出版社，1950年版，193頁。

日后成为师傅的希望。

城市居民既然大多数是由逃跑的农奴所组成，因而他们从乡村中带来了马克的组织传统：村社土地所有制及其平均思想、人民大会等。行会的大会每年开会数次，由大会推举会长一人、理事数人（2人至4人）处理日常工作，如规定入会费、常年费，召集大会，设宴并举行祈福，组织丧仪婚礼，建立城市武装并执行警戒职务，监督行会规程的执行情况以及其他等等。

行会的主要工作是制订生产规程，共同储存和分配原料，统一商品的规格与价格，规定每个师傅所能拥有的帮工和学徒的数量以及工资和劳动日的长度等等。这种狭隘的、保守的经济政策之目的是企图保持各行会成员之间的均势，避免相互的竞争，而且不容许非行会的份子进入市场。行会的这种保守的经济政策长期地阻碍着私人小商品生产者之间争取更有利的产销条件，使得十四至十五世纪师傅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受到严重的束缚。为什么行会要采取这种保守的经济政策？行会是在封建的自然经济与农奴制度之普遍统治的条件下产生的。行会必须适应封建制度并为封建主义服务。行会供给封建主所需要的精巧的工业品，如奢侈品、镇压农民起义和对外侵略所需的武器以及其他等等。可是另一方面行会又遭到农村自然经济的排挤，不仅交换有限、市场有限，而且也不能获得足够的农产品和畜产品。因而行会手工业者特别害怕竞争，他们企图用工商平均主义的规定，来排除内部与外部的竞争，克服产销的困难。行会在经济上，从而也在政治上为封建主义服务，并长期的对中世纪城市小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倾向进行斗争。

虽然如此，但行会在它发展的初期曾经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促进了城市手工业的巩固和发展。这种积极作用的前提是当时商品

生产的发展还很不足。行会保护和推动正在发展中的幼弱的城市工业，免受外来的竞争，并且是技术经验的保护者和特殊的生产学校。当时商品生产的发展还很不足，社会的需要不大，新发明的可能性较小，市场的竞争也不强烈，因而行会对产销的限制等经济政策也才有实行的可能。此外，行会在政治上曾经团结市民对封建领主的剥削和压迫进行过长期的斗争。

城市居民中最富裕的是商人。商人通常是由城市手工业者中间分离出来的。商业虽然冒险性较大，但比小手工业容易赚钱。商人逐渐把本地商品运到远方，然后买回外国商品到本国市场来贩卖，免受东方商人的操纵。为了控制市场，为了保证旅途安全、免受强盗骑士的抢劫，商人也结成联盟，叫做商业公会或简称商会（西欧管这种商会也叫“基尔特”或称“汉萨”，注意这里的基尔特是商人基尔特，“汉萨”也就是商人基尔特）。商会在西欧开始于九至十世纪，在俄国开始于十二世纪。“商会的基本任务是抵制外商的竞争，调整度量衡，保护商人权利免受封建主的侵犯。”①起初通常每个城市只有一个商会（因此不能译作同业公会）。一切的商人缴纳了一定的会金给商会以后，便算加入了商会。不属于商会的商人，因商会掌握着特权（商品的独占贩卖权、免税权等等），故对商会不能不支付一定的款额（当作罚金或税款）。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的经济力量逐渐增长，因而在政治上便展开了和大领主的长期斗争。虽然这一斗争的结果并非市民的完全胜利，但在农奴制度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市民在几百年中曾享受到相对的自由。

①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5年中文本84页。

我們已知道城市的產生乃是生產力發展、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的必然結果。既然西歐的許多城市基本上“不是由前代已成地繼承下來，却是由解放了的農奴從新造成的”，那末領主們為什麼在鎮壓了中世紀初期的農民運動之後却“容忍”部份農奴逃跑，從而使自由在城市地區部份復活（對過去自由的馬克來說）？換言之即作為部份自由的手工業者和商人居住的城市得以產生的可能性是什麼？封建主的經濟，特別是在中世紀初期，基本上是自然經濟，但領主為了自己的經濟利益（銷售剩餘產品、征稅、購買奢侈品和武器等等）需要城市的存在，並且許多大領主也起而建設城市，作為爭取領地和依附居民的手段。例如，法國國王路易第六（1108—1137在位）就在羅亞爾河上游建設洛里城作為擴大王室領地和依附居民的鬥爭方式之一。此外，農奴逃亡的現象存於整個中世紀。封建主決不允許農奴逃跑，但在缺乏中央集權國家的情況下，加上領主之間的矛盾，使得農奴在逃出領地之後，通常不易為領主抓回。這樣，城市便在封建領主的土地上產生和发展起來了。可是城市居民起初所獲得的自由是極有限的。封建領主把城市居民看作自己的農奴，向他們征收各種捐稅，任意審判和處罰他們，有時甚至迫使他們從事奴役勞動。此外，大領主有權把屬於他的城市傳給他的兒子，或者轉賣和抵押。城市越是富庶，領主們的需索就越多。有時候領主們襲擊那些攜帶商品前往城市的商人，搶劫他們的貨物，或者突然襲擊城市，搶走店舖裡所有他們喜歡的東西。這種情形是城市所不能容忍的。隨著城市在經濟上的發展以及行會和商會的出現，城市居民各階層便展開了反對大領主的鬥爭。這種鬥爭在十一至十二世紀特別尖銳。城市希望脫離領主，獲得完全獨立。為了跟領主進行鬥爭，

城市的全体居民結成一个名叫“公社”（或“康繆”意即城市自治区）的联盟。領主認為公社是一个新奇而可惡的东西，他們想用武力鎮压城市公社。城市居民却把公社当作跟封建主的压迫進行斗争的口号。于是城市和大領主便展开了流血的武装斗争。西欧的城市虽一部份用贖買的方式，“但一般則由于掀起了反領主的公开起义才得以擺脫領主的統治”。①

城市公社的暴动以法國北部最为著名。那里的公社暴动最早于1077年爆发于堪布里城。城市居民迫使主教頒布了公社自治的特權証書。堪布里城的公社暴动虽遭到皇帝的干涉而暂时失敗(1107)，但却成为法國南北各城市暴动的火花。其中最著名的是1112年琅城（秃头查理曾建都于此）公社的暴动。当时琅城在主教戈得黎的殘暴統治下。市民趁他离开琅城出遊時，用大量金錢从法國國王那里获得了琅城自治权的特權証書。当戈得黎回來时，城市居民又交給他一大筆贖金，因此他沒有抗議城市自治。过了几年，戈得黎花光了所得的贖金就决定取消城市自治。市民們憤怒地冲入主教住宅，戈得黎赫得躲在地下室的酒罈里，結果被市民找到了把他杀死。主教方面的一部份逃跑了，一部份被杀（1112年）。后来琅城虽曾遭領主鎮压，但由于市民不断地斗争，終于保卫了城市公社的自治。琅城公社一直存在到十四世紀。十一世紀末至十二世紀，法國東北部的城市用暴動的方法从領主手中获得解放的达四十个之多。法國國王起初搖擺于大領主和城市之間，不知道支持誰好。从十二世紀中叶起，法國國王才和城市公社結成牢固的联盟；坚决支持城市和大領主作斗争。

此外，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在十二世紀从反抗德國皇帝的武装斗

① 苏联大百科全書，“城市”条，中文單行本22頁。

爭中获得自由的史实，也是城市通过武装斗争获得解决的重要例証。

城市的自治
和城市貴族

經過上百年的長期而頑強的不斷斗争之后，西歐大多數城市獲得了獨立。所有城市居民被認為是自由的人。他們一般都組織了自治政府。市民們選舉自己的市議會、自己的市長和自己的法官。市議會設立在重要廣場的特別的大廈里，它通常有權鑄造貨幣，制訂法律，擁有軍隊、法庭和監獄，並監督行會的工作。市民的土地佔有被看作是自由的，而不是農奴制的。市民可以把自己的財產自由地全部遺留給自己的子嗣，不再受封建主的干涉。甚至一個農奴，如果他們在城里住滿了一年零一天，就變成自由人。因此，中世紀有一句著名的俗語說：“城市的空氣把人變為自由的人。”

中世紀中期，城市從大領主統治下解放出來，獲得了相對的自由。但城市獨立自主的程度，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也各不相同。十二至十四世紀，法國的城市公社在內部的管理上，享有完全的自治權，只向國王繳納一定數量的年金，並派出不大的軍隊。但從十四世紀起，王權便逐漸限制了公社的權利。英國的城市未曾享有政治上的獨立，它們都隸屬於較強的中央政權。城市只不過從國王處用大量金錢買到特權証書，因而有選舉市議會的權利。但和城市議會並存的國王的官吏也同樣發生作用。倫敦的自治權較大，例如它有權自選官吏代替國王的官吏等等，但亦遠非完全的自治。政治上已經地方分權化的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諸城市，如威尼斯、佛羅倫薩、米蘭等等，從十一至十三世紀已變成真正的城市共和國，並轉有廣大的領土。在封建割據的德國，所謂“自由的帝國的城市”如奧格斯堡、烏爾姆、紐倫堡、漢堡、律伯克、不來梅等等，就其地